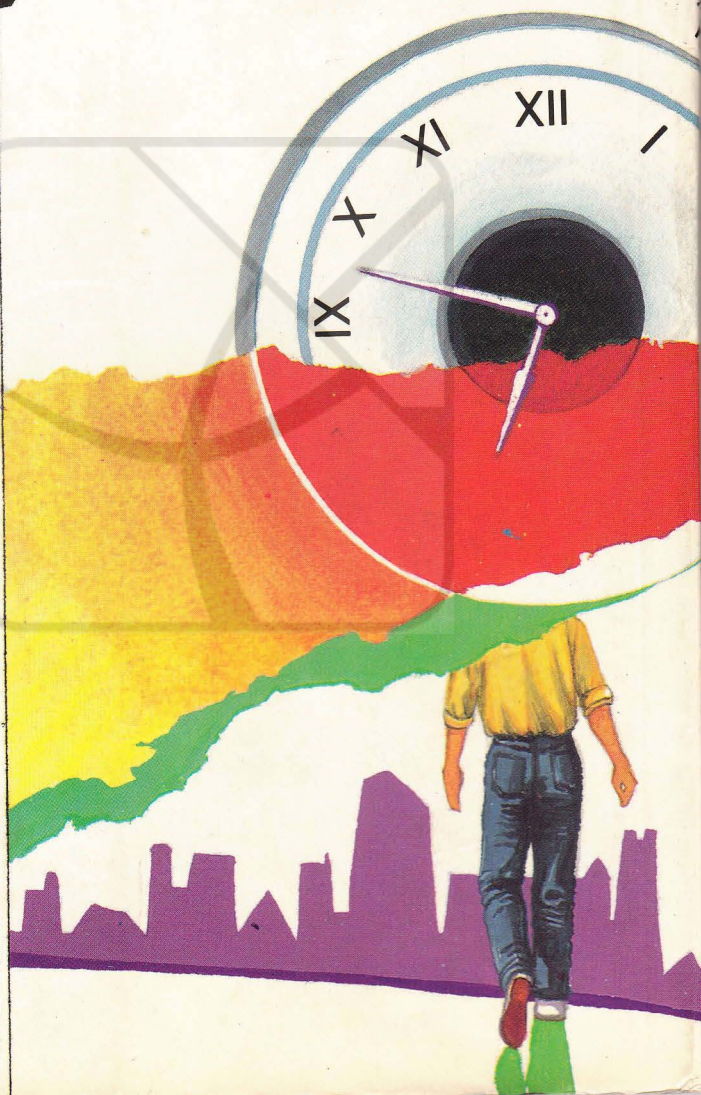


拾恩系列之一

沒有黃昏的現代

楊百合





杨百合，原名杨鸿仪。一九四一年生。现任教职。
曾获：一九七七年「天狼星诗奖」优秀奖，一九八六年
中国信徒布道会「福音单张征文比赛」优胜奖。曾主编
「文桥丛刊」。著有「修补祈祷的罔」、「那一点光辉
」、「一堆待燃的火」、「百合小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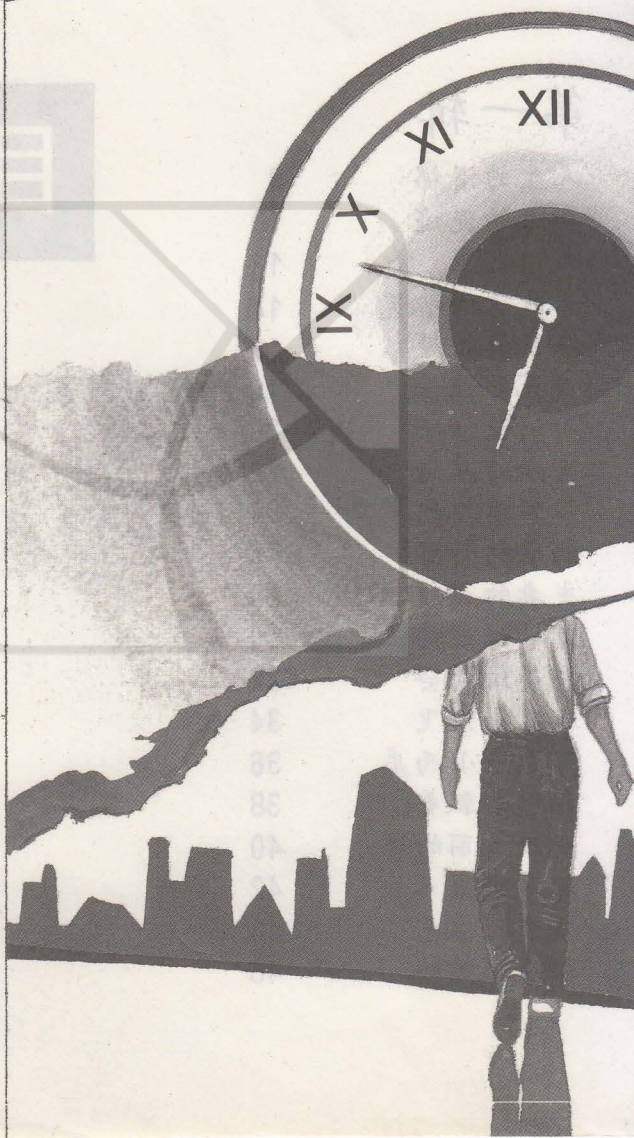
许文荣教授指正

杨百会

1-1-2012

沒有黃昏的現代

楊百合



目錄

第一輯

人生的滑梯	8
鞋上的泥迹	10
人情之累	12
水池旁闹水荒	14
丁恤的故事	16
荒芜的让位	18
种树记	20
生命的痕迹	22
圣诞前夕的歌声	24
给妻的称赞	26
夫妻的沟通	28
草场好过病床	30
与晨风约会	32
我第一次飞	34
那几粒小西瓜	36
榴槤又飘香	38
一双美丽的手	40
风筝的启示	42
淡淡的哀愁	44
额外的愉快	46

第二辑

一幅漫画的联想	82		
商业性的侠义精神	84	真没想到	48
爱心的行动	86	师生之间	50
拔牙的联想	88	路边的「奇景」	52
今晚剪报	90	我的笔名	54
诚实	92	像时间一样勇敢	56
与「笔兵」共勉	94	书与榴槤	58
所谓「享乐人生」	96	心里的肮脏	60
我是第三	98	老师找老师	62
上山与下山	100	在巴士车上	64
最好的灵感	102	假期小插曲	66
老的心境	104	内层的揭露	68
做个快乐的富翁	106	我要感谢	69
对钱的看法	108	「家的我」之外	70
你一年看多少本书	110	向小孩子学习	71
口服与心服	112	一杯「苦」蔗水	72
适可而止的道理	114	馨香	73
没有耶稣的圣诞	116	家里有把锄头	74
人的价值	118	不受欢迎的标语	75
人生的方向	120	没有黄昏的现代	76
后记	122	云和树	78

序

傍晚，喜欢到幽静的屋旁散步。昨天黄昏，在散步时，忽然瞥见偏僻的屋后沟渠边的石墩，走过去，坐下来。回想起去年六七月间病重时，曾独自坐在此石墩上，心情很是沉重，静静地一个人坐着，想着，偶尔看见石墩附近四周的地上有一些长得很细小的野花，浅黄色，笔尖那么细小。我俯身摘了一两朵，执在手中，细心观看。花那么小，谁会留意它的存在呢？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地呈现出它完整的花瓣和花蕊，整朵花的图案是那么完美，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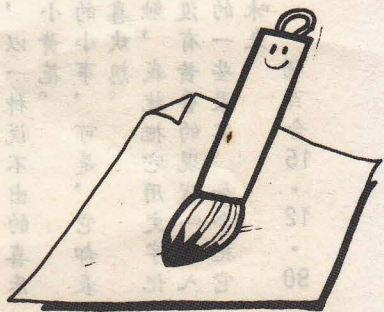
静静看着它时，我似乎听见它对我说话：「我虽然微小，那创造我的还会时时顾念我，何况身为人的你呢，何必为了你的病而忧心呢？」

一年多的时光过去了，我如今已恢复健康，以一种说不出的喜悦的感恩心情，再次会见那阔别已久的老友——小黄花。

以上所记的似乎是我身边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它却表现出我这个人的「风貌」：喜欢静，喜欢看，喜欢想。

因为喜欢看，喜欢想，所以心中总有些感触，我就把它用文字记下来，投去报章发表，与读者们分享。这本「没有黄昏的现代」收入的六十篇作品，就是我平日看、想、写的结成的一些果实。如今把它献给大家尝一尝，希望您们尝出一些甜的果味来。

人生的滑梯



下午，带三个孩子，越过车辆川流不息的公路，到儿童游乐场去。一去到，孩子们就先恐后地爬上滑梯，一个跟着一个滑下来。着地之后，又再争先恐后地抢着爬上滑梯。孩子就是孩子，永远保持着那一份的天真、单纯和热诚，如果是成人，就会想：那有什么意思呢？孩子永远不为了什么而热烈地游戏着，一点没有成人那一份功利主义。成人每做一件事，会在脑子里打算盘：我花了时间、精神，究竟能赚多少钱？

我找到一张长凳坐下，把带来的诗集翻开，悠闲地读着。我好像是一个放羊的人，把小羊带到有水草的地方，让它们自己吃草，我可以放心稍微休息一下啦。我看看书，偶尔抬头看看他们，他们还是那

么兴高采烈地滑着。我也滑着，以我的眼在一行一行的诗的滑梯上滑着。孩子们有滑梯，我也有滑梯；孩子们有他们的世界，我也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凉风吹拂着，我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享受着这段美好的时光。（这种「放羊」工作真有乐趣！）

你看，张健的诗有多美：

我在你的影子里悄悄的签个名

就成了一幅画

挂在我左边的心室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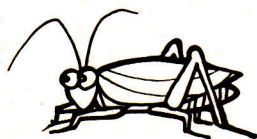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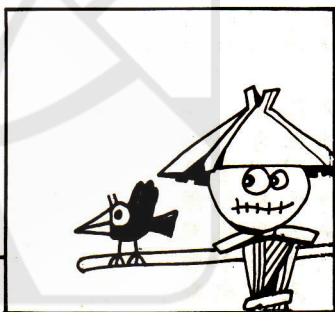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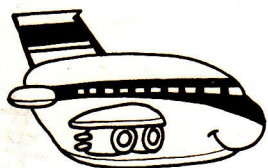
他把「我整天想着你……」这句话艺术化了，那就是诗。诗是一种艺术。艺术不是米，但人生没有艺术就如菜肴中缺少盐。有一朋友，考进马大，他有点犹疑不决，不懂要念文科还是理科，他可以念理科，但他的兴趣是文学，我说，你要念文科，就放心去念好了，（虽然念理科似乎有些优越感），人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物理化学机械固然重要，但我们也需要文学音乐艺术宗教……。后来他毕业了，说他没有后悔读文科，几年的文学研究，丰富了他的人生，他觉得很庆幸。

孩子们仍高兴地滑着，我也滑着，在一行行诗的滑梯上滑着。

（7·12·79于八打灵）

第 一 辑





鞋上的泥迹

早上，在门前的鞋架上，瞥见那双胶鞋，鞋上留着斑驳的泥迹。昨天傍晚，穿了胶鞋，拉着亮儿的手跑上山岗去运动。山岗上，空气好，黄昏的山林，静得出奇，整座山，立在眼前，是那么近，深青得那么厚实，它已习惯了孤独，远远地避开人烟，却又那么近乎人烟，悠然自得的，你会被它那种平静安稳所感动、所吸引，默默去与



它对视，与它默契。我的心灵舒畅极了，亮儿年纪小，完全不能领会山那份壮穆、那份智慧、那份很深的哲学性的启示。

我带他跑去看，离开这儿一哩多的坟场，一哩多的空间距离在观念上似乎颇远，但站在山岗上看另一个山岗，好像很近，就在眼前，累累坟墓，历历在目，墓间有一两个小亭，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在耐心地等着另一个雨纷纷的、忙碌的清明节的到来，那时它们的一片荫影就不会显得那么虚完了；而现在是在那么的冷清清的，伴着许多躺着已经沒有梦的睡眠，而青山悠悠，更显出人生的短暂。呵呵，这就是人生的归宿吗？不。我相信人的永恒性。有一位科学家的爱女九岁夭折，她在她的墓碑上刻了一条毛虫和一只蝴蝶，因为他相信他的纯洁幼女在离开躯体之后，会有更美丽的存在。

天渐渐暗下来。回家有一条捷径，可沿着很陡斜的山坡的小径下来，家就在山坡下附近。只是那条小径平时很少人走，长满了灌木、杂草、荆棘，我拉着亮儿的手，带着「冒险」的心情，勇敢地冲开挡在前面的灌木杂草荆棘，踏过泥泞，越过蛇影，把它们统统抛在后头，愉快地步向家门。

鞋上现在留下泥迹。那泥迹，似乎在述说着人生的什么故事。

人情之累



昨晚，天气颇热，惠儿闹着要喝「七喜」。厨房还有一瓶七喜，他从冰厨里取些冰块，弄了两杯，他自己一杯，给亮儿一杯。我躺在床上看书，他们走进房来，我看他们喝，也很想喝，可是又不敢喝，因为中医说，喝冰会对我右脚趾的关节炎不利，最近在学校上体育课，流汗，口渴，一连喝了几杯甘蔗水，久已没痛的脚趾，再次痛起来，医生叫我要戒冰，我下了决心要戒。

我问亮儿：「好喝吗？」他竖起拇指说：「好啊！」他见我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的杯，他马上会意，便递过杯来说：「喝啊！」

我摇摇头，他了解我心情的复杂性：我很想喝，但我不能喝，我在戒口啊！可是我承认我遇到「试探」(temptation)：天气热……清凉的七喜……口渴……想喝……不能喝……。我企图抗拒它，所以我摇头。

「爸爸，您不喝，不跟您玩了……」亮儿说。啊，我怎么办呢？我怎样拒绝这个「盛情」呢？我忽然体会到亚当的心情：夏娃吃了禁果（分别善恶果），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知道不能吃，但当夏娃把吃过的禁果递给他，要他吃时，亚当一定感到进退两难。后来，亚当还是吃了。亚当如此决定的「罪过」暂且不论，我想他必定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因为他可以很坚决地拒绝夏娃，但他接受了她的「盛情」，也接受了一「死」的处罚。

而我，像亚当那样，我接受了亮儿的「盛情」，我喝了。我喝了，虽然享受着一种肺腑清凉的快乐，但却产生了一种轻微的「犯罪感」，冲淡了那种快乐。而且，心里一直想着一种「处罚」会怎样临到我：我右脚的关节炎是否会作痛？果然，觉得有些不适，但不大严重，我喝的不多。我笑对妻说：「吃补的，总不见得那么有功效……」要对「人情」说「不」，要对「试探」说「不」，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水池旁闹水荒

从波德申回来，下了拥挤的迷你巴士，提着行李箱，在烈日下，走了一段路，到岳父家，已浑身臭汗，满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冲个凉，但亚嫂说，没有水，岳母和妻儿都到妻舅家冲凉。妻舅家离开这儿约有两哩，要乘车去，真麻烦！岳父家前面就是蓄水池，高高的一水塔矗立眼前，原以为最近水池，别人或许会闹水荒，我们这里绝不



会，岂料，有时下雨，引擎系统触到雷电，机器一停，水供便会中断。屋子建在太高之处，并不太好。

岳父早晚必冲凉，这两天没有水，不能冲，很不舒服。昨天一早他打电话给有关当局，把无水供应的苦情倾诉一番，并请他们赶快想办法解决。（其实，只要派人来开动打水机就行了。）我看着摆在眼前的大水池，有铁线篱笆围着，围着一些杂草，蓄水池像一个看不见茎的大「草」，躺在斜坡的杂草中，另一个却像长茎的高「草」，矗立半空，想像有许多水充满在里面，每天从这里流出多少水，供应多少的人家？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怎可任由它「罢工」！

岳母和亚嫂去妻舅家不久，妻在门外忽然发现有水从水管喷出来（在水表边），见到水，很高兴，水管的接口处松了，把它弄紧，但屋里的水喉仍不见有水流出一大概水表，或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妻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接些水要紧，用个小盆，接了倒进桶里，桶里的水又清又凉，第一次觉得水之可贵、可爱。真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缺一缺水，才感觉水之可贵，你病一病，才感觉健康之可贵。

有水时，别再乱用，别再浪费，这是这次缺水学到的「功课」。

T恤的故事

1. 生命的愉悦感

我在学校订了一件T恤，前天校长分发时，我想付钱，但校长说，钱已在上学期付了。我忘了已付钱，准备「破费」一些钱，但现在忽然得悉不必「破费」，真有些白白领受（免费）的感觉。其实，我并非没有付钱，为什么有这种「免费」的感觉呢？那一笔已付的「钱」，已不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把它算在我的「财富」里面——在我



的「财富」里面，那一笔钱是不「存在」的。

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财富」并不是什么，只是生命中的一种愉悦感而已。有些人，虽拥有很多「钱财」，但并不像是「富有」的，因为他的「钱财」并没带给他多少愉悦感。许多「钱财」是在他的「需要」以外，他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他没有用那些「钱财」的需要。当钱财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才会显出它的功用，才会给生命带来一种愉悦感。

2. 口号的行动化

傍晚，下过一阵雨，天气清凉，吃过饭，与家人到郊外散步，看见有三个青年并走着，其中一个穿着T恤，背后写着「多讲华语」的宣传口号。他们一面走一面谈话，我不知道他们操什么口语交谈，因距离颇远，听不见，我叫惠儿跑上去听听。他回来「报告」说：「是讲方言，不是讲华语。」妻说：「可能他们之中有受英文教育的，不会讲华语也说不定。」

也许妻的猜测不错，那穿「口号」T恤的有他的「苦衷」不讲华语；但也有可能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自己穿的T恤有那么一句「口号」。他既然乐意成为那句「口号」的媒体，就得时刻做醒，以身作则地把那句「口号」行动化。

荒芜的让位

那两棵番石榴的幼苗，被搁在屋的角落，已有好几天了。那是住在安顺的六弟送的。他家屋边种的那一棵番石榴，只种了一年多，就结果，果子又大粒又好吃。树矮矮的，许多像拳头大的番石榴，挂在这枝、挂在那枝，伸手就可采到。真令人不禁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我家也有一棵就好了。」



我家附近有一块荒地。有一个时期，那块荒地，曾开垦种过菜心、豆角豆……。那时「青皮书」推出不久，许多人把荒地开垦成为耕地，让耕地出现一排排的嫩绿，让一排排的嫩绿去说明他们对「青皮书」的响应。但现在，野草荆棘已经重新占领它们曾失去的「国土」。望着那一片近乎「原始」的荒芜，你会怀疑那一块土地怎么可能在过去有过一段「文明」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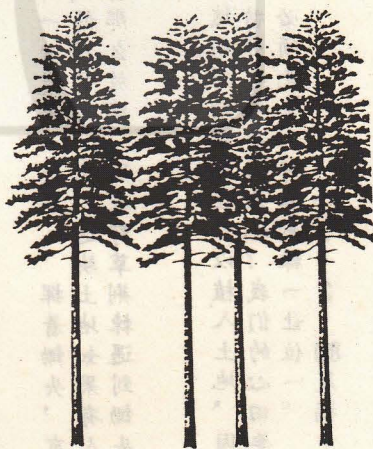
野草荆棘的扩张力是很大的。土地会「本能」地长出野草荆棘来，却没有长出菜蔬来的「美德」。你要土地长出菜蔬，就必须汗流满面，用锄头去耕耘。（人心是否也像一块土地，需要时常耕耘，才不致被野草荆棘霸占？）

我拿起已生锈的锄头，向着那一片荒芜「进军」。挥着锄头，有一种不畏恶势力，敢向恶势力挑战的感觉。心想：这块土地如果有人按时去「理」它，荆棘野草必不会那么放肆。现在野草荆棘遇到锄头，都低头倒下去了。

我把那两棵番石榴幼苗种下。这两棵幼苗现在可以植入土地，因为荒芜已铲除，不然一片荒芜，幼苗那有置身的余地？我们的心田要接受有价值的生命的幼苗的投入，必须先要叫野草荆棘「让位」。

种树记

下午。在菠萝蜜树下，我和妻把那粒给松鼠偷吃了一半的菠萝蜜采下。正在这时，我瞥见有一辆外地来的汽车在屋边不远处停下，我想，也许就是慕召兄及荣生兄他们来了。（上午来过，我不在，留下名片，说到江沙一行，下午再来。）果然猜得不错。荣生兄在香港主编「分享」月刊，常有书信来往，但未见见过面，这次来马观光游玩，路过此地，特来坐谈。



我拿了刚采下的菠萝蜜出来招待远方的客人，荣生兄颇「欣赏」，吃了好多。问他香港是否有得吃，他说香港什么东西都有得吃（包括榴莲），是空运去的，只是价钱很贵，菠萝蜜一粒肉要港币四角。那棵菠萝蜜树是我亲手栽种的。我出了一些汗去栽培，对它特别留意。从幼苗，下肥，除草，看顾着它长大。种了将近四年，还未「正式」结果——只结了许多小小粒的「假」果，像拇指般大，不会再大就枯萎凋谢。看看这种「假」果，我感叹：结了许多「果」，耀人眼目，但全不中用，徒有其表，近乎「虚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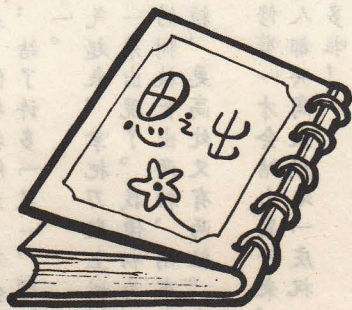
等了许久，仍未见有「真」果结出来，气起来，拿把刀爬上树，把一些枝叶砍掉。过了些日子，喜见有「真」果出现了。我像初为人父者，得悉太太有喜那样兴奋。离树头不远的树枝长出两粒，用布包起来。后来，又发现高一点的枝上也长出一粒，更高处又有两粒。这

样看来，我似乎证实了这句话：生命经过「修剪」才会结出果子来。记得采下那第一粒初熟的果子时，全家人都兴高采烈地「庆祝」一番。其味当然比买回来的要香得多、甜得多啦！
 你看见自己一手栽培的生命，在风雨飘摇中长大、开花、结果，怎不高兴呢！

稿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

生命的痕迹

人的思想和感情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发表出来，才舒畅。发表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有人在茶室里三五老友，谈天说地，高谈阔论，无所不谈，有些人学问好，文思佳，把经历，心得写成文章发表，而



写日记，可说也是一种发表的形式，不过，它是把心声录音在纸上，专供自己「听」的。因为不公开，许多不敢发表於人前的话，都可以深入、自由地写在日记里。日记是一个人的灵魂最真实的记录。在日记里应该没有虚假，做作。日记里的自己是赤裸、敞开的。在日记里可以找到真我：留下痛苦，快乐，挣扎、欢愉、得意、失意……各种情感的痕迹。

青年人喜欢执笔写点东西，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诗里，散文里，然后怀着农夫播种后期望有收获的心情将作品投去报章杂志发表。可是要把自己的心声，透过笔尖录在纸上，是一种艺术。要做到「心到笔到」的地步，必须常常操练你的笔。写日记，使你每天都有执笔写点东西的机会，这样，你的笔就不会沉重得像一把锄头。

在这一年之「计在於春」的时节里，到书局去买一本日记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你今天就去买一本，那怕把日记写成周记或「月记」，你在断断续续的光景下，还执着笔，有一天你的日记会渐渐又由「月记」至周记而日记。

看着书橱里并排着的日记本，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我至少留下一些生命的痕迹，我至少曾痛苦、快乐地在这世上活过。

圣诞前夕的歌声

吃过晚饭，肚子胀胀的，想去散散步，可是天又下毛毛雨。心想，我去散步的意志，难道要受这细雨的拦阻吗？我可以撑着雨伞去。（妻儿都去了外家渡假，家里只剩下我一人。）我于是拿了把雨伞，朝着延向山坡的路走，迎面吹来凉风，那时已入夜，路在黑暗中，但我知道它延伸到何处，路边四处寂静，我享受着这独自漫步的时刻。这时，我可以回忆，可以不受约束的冥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用心灵默默去感受这郊外夜的美。我喜欢一个人走着，想着，不必一应酬，不必说客套话，我回到真我，我想我是谁？我在整个宇宙中占着怎样的位置？……

我走过围着秋迁架的篱笆旁，前面还有路，一条引向更接近山脚的住宅区的路。不想走去那么远了，回头，走着，忽然听到有歌声。原来是教堂练圣诞诗。圣诞诗我是熟悉的，过去我也曾像他们那样，紧张地练习，准备圣诞节前夕，参加报佳音，报佳音队到各处信徒的家献唱，我们都穿着洁白的衣裳，像一群小天使，把「普世欢腾，救主下降……」的信息传遍整个市镇……

而现在，我在一个冷清的夜里，站在教堂的竹篱笆外，偷听着一

阵阵悦耳的歌声。像看见一阵阵的光芒从黑暗中射出来。从歌声中，我听出唱诗的青年不会超过二十人，他们只是一小群，这一小群却发

出不同凡响的歌声，去温暖这冷清的夜，去光照这黑暗的夜。愿意加入这诗班的人并不多，二十人与整个市镇人口的比率是十分低的，而他们却在这冷清清的夜里，努力把把他们各人的歌声汇合成一条河，流入我的心灵深处。我整个心灵浮漂在这河中，荡漾着荡漾着，把我荡漾到十多年前的时间岸边，拾取那遗失了的一幕幕的回忆。

唱歌的人一定不会想到，会有一个人撑着雨伞站在细雨的、冷清的夜里，怎样被他们的歌声所感动。那一个撑着雨伞站在夜里的人，忽然觉得他是站在教堂的篱笆外，他不再是里面唱诗的一份子了（他多么愿意再参加）；唱诗的都是年轻人，他是站在年轻人的圈子之外了（他多么愿意再年轻）。

一个圣诞来，一个圣诞去，他现在被岁月推到篱笆外，他忽然觉得想要避开，避开那歌声，避开那令他感到苦楚的隔膜感。

他忽然发现雨已停了。雨何时停，他完全没觉察到。他发现自己仍撑着雨伞。雨停了，还撑着雨伞，幸亏没有人看见——在这冷清的夜里，谁会走这条僻静的路呢！

整晚，他漂浮在那歌声中，怎样避也避不开。

（一九七九年圣诞前夕）

给妻的称赞



太太和孩子们在灯下吃饭。我躺在卧房的床上。我人有点不适，不想吃饭。

「明天又要吃隔夜饭了……」妻说。我这时打趣地说：「有句话说，母亲就是吃别人不吃的隔夜饭的人，这就显出母亲的伟大。不要紧，隔夜饭能制造伟大……」

妻笑着说：「我不要这种伟大……」

老实说，她实在比我「伟大」得多。我躺在床上无聊，故意找些话跟她聊聊，说她怎样怎样伟大，说完，我道：「这一番话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啦！」她说「刊登在报章上，我真的不敢看，若要发表，千万别用真名，以免笑死人……」我趁机再取笑她：「这更伟大了，一

种不宣扬的伟大……」

她在客厅里，跟两个孩子「补习」。孩子要月考，她给他们温习，出题给他们「考试」。老二今年进入三年级A班。在城市的学校，家长都十分关心自己孩子的学业，三年级开始分班，能被选入A班的孩子，母亲的内心多少有一份「光荣感」。但进了A班也有烦恼，A班人才济济，怕赶不上，妻更显得紧张而劳瘁。我全权把孩子交给她「教育」，我从学校回来，喊够了，疲倦了。

妻有时似乎有些「自卑感」，觉得不像弟妇能教书，每月有入息

，做职业妇女多好，她常这样想。

其实我庆幸她能专心做个家庭主妇。两夫妇教书入息固然较好，但请佣人的烦恼，孩子们的照顾的不够全备等问题，都令人头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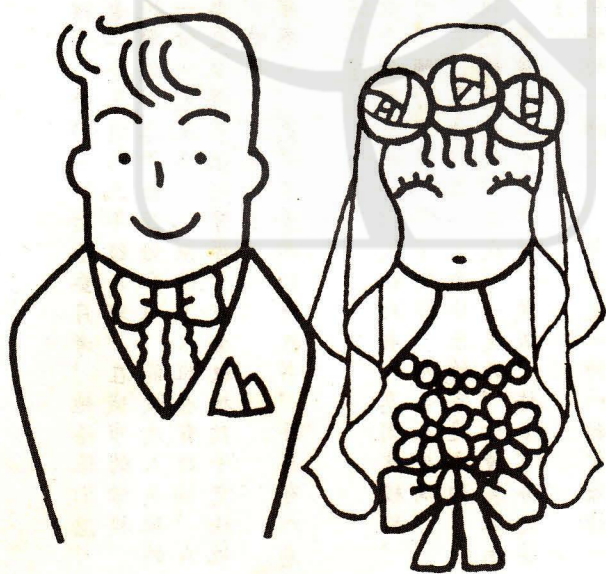
所以我常劝她别自卑，应该高高兴兴，做个快乐的家庭主妇。

昨晚妻很早便睡了。她说她很疲倦。我说：「是的，你凌晨五点多就起来，洗衣，弄早点，带孩子上学，买菜，煮饭，许多家务之后晚上又要给孩子们补习……」

今晚我以幽默的口吻称赞她「伟大」，并不是一种「甜言蜜语」式的恭维，如果没有「根据」我是不会说得那么自然、轻松、愉快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

夫妻的沟通



冯宝宝离婚了。电影明星的离婚，司空见惯，一点不稀奇。可是她说的一段话，却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夫妻生活最主要是沟通，不要以为讲出心中不满会破坏夫妻感情，因而『咕嘈』一声吞下肚中不讲出来，就似一条坑渠必须日日清理淤塞的垃圾才可畅通无阻。昨日的问题不清除，今日、明日、后日却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不日日清理垃圾，越积越多，终於塞死了，完全不能去水，正如我今日不能不离婚一样。」

我联想起妻最近发的一次牢骚，从她的牢骚中，知道她的家务繁重，我便建议买一架洗衣机，协助她，减轻工作的负担。去年出版拙著《那一点光辉》，赚到一些，加上平时的一点积蓄，买了一架，她说：「这是最佳的新年礼物。」

如果她不发牢骚坦白地把心中的话沟通出来，我也许还不懂她的需要。因此夫妻之间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草场好过病床

几天躺在病床上，心想：

「我是否已成为一个失去健康的人？」
平日教书，很少运动，很少流汗，现在病倒了，妻说：「你操劳

过度！」

失去了健康，才觉得健康的宝贵。

「我要发愤运动，锻炼身体。」我在病床上下了这个决心。

我怀疑自己肾结石，医生验尿时，验出有患糖尿病的象征。心中自忖：这次惨哉，今年才三十三岁，怎可「未老先衰」到这个地步！

我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疏忽运动。

八月一日那天上午腰部忽然剧痛，倒在床上痛苦呻吟，全身表汗，湿了几件衣服，此后数日，虚弱无力，连说话也无气力。

一星期后照X光，肾部无结石的痕迹，再验尿，那张验尿的「黄纸」，谢天谢地，并没有转「青」，（转「青」显示患糖尿病。）

服了好几贴中药，人精神渐渐好转。

我到书局去，在医学栏处选了几本书：「健康的源泉」，「生理常识讲话」，「一百个医疗卫生问题」。（平时到书局购买的多数是文艺书。）

我要懂多点有关「健康」的事。我不要做一个「病夫」。

「健康，需要争取才能得到，只有永远积极地争取健康，才会成为一个永远健康的人。」这句话激励我，叫我下更大的决心去锻炼身体。

那天下午，「光临」那久违了的足球场。许多人围在场边观看足球赛。我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啊，很久很久没有吸到这么好的空气了！

我走去球场的那一边，有些小孩在玩球。我壮起胆，不顾别人是否注意自己，开始练跑，从球场的这边跑到那边，跑了两三圈，便喘气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在偷偷地笑我的「如牛的气喘」。管他，我还要跑下去哩！

这几天，精神好得多了。

我爱上那一片广大的草场。草场好过病床。「一两的防病，胜过一百斤药物。」

与晨风约会



我参加了「晨运」的行列啦！

那天看医生，医生发现我的手心冒汗，说：「世界上的书太多，看不完的，还是多作一点运动好……」我接受了他的劝告。

我何尝不知道运动重要，但总要到看医生时，才发现自己平日的疏忽——没有运动。

没有运动，精神不好，要看书，或想做些别的，总提不起兴致来。天还没有亮，我就离开温暖的被窝，我的心已飞到那薄雾朦朦的山路了。

那位老太太已在山脚下做甩手运动了。我认识的那位丘医师，今年七十多岁了，身体还那么强健，原来他每天黎明都作晨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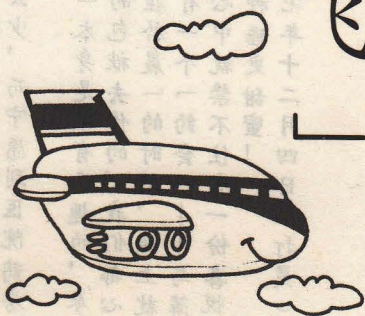
在宁静的黎明，早起去追捕那清新的空气，在山边，在林野，我们热爱生命，我们是一群有志要锻炼好体魄的人，我们虽不认识，但相遇在清凉的晨风中，我们似乎很熟悉了——我们同有一个心志，斩断贪睡的锁链，让僻静的山边，林野响起我们的步伐，让我们的肺储入够多的氧气，让我们的心灵吸入更多绿的气息……。

那天到丁埤参加一个为期数天的少年营，我发现河边那一个林木苍郁的草场，每天清晨，都到那儿，用我的脚力去「买」健康——我奇怪，为什么肯去那儿「买」健康的人那么少，而宁愿到医院药房去买「药」的人却那么多！

我渐渐爱上晨运了。现在经历到「晨运」本身是很有乐趣的，参加晨运的人，不是负着一个很重的「义务」的包袱去作的，我们都心情愉快，脚步轻松去「享受」那一「日」之计在於晨」的时刻，晚上就寝时，是带着微笑上床的，因为一想到明早有一个「约会」——与薄雾朦朦的山路约会，与晨风，与林野约会，心中就禁不住有一份喜悦，带着一个「期望」去睡——还有什么比这种睡更甜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八打灵）

我第一次「飞」



离地向高空飞，是需要勇气的。
我羡慕的爱在高空飞的生命。

一架飞机，飞得高高的，就像一只翱翔的苍鹰——我什么时候也是那飞得高高的飞机的搭客之一，站在地上向天仰望的我，常常这样想。

去年十二月的假期中，我第一次「飞」。机票定购了，知道不久就要「飞」，心里很紧张，抱着「冒险」的心情踏上机梯——但一见到态度安详面露笑容的空中小姐，心跳的速度才缓慢了一些，心想：人家整天在天空飞，一点都不怕，你怕什么！

不怕是假的。坐在舒适冷气设备的机舱里，空中小姐殷勤地招待

着、忙着，我的心也在「忙」着：想到有一位太太要搭机到某地去，机票买了，但总没有勇气上机，丈夫用许多话安慰鼓励她，她都不接受，最后讲了一个事实，她突然有了勇气，上机了，那个事实是：「你常常接到某人从外国寄来的航空信，每一次都收到，没有一次失落过，你知道，每一封航空信都是趁飞机飞来的，你看多么安全……」想到这里，心里增添了一些「安全感」。

我极力向「好处」着想，但仍禁不住想到那个「悲观」的家伙：他做什么都带着一悲观的态度，连搭飞机也有悲观的「妙论」，他

说：如果你上机前想，我这次趁机也许会遇到意外丧命，心理作个准备：死就死吧；但飞机却「意外」地平安到达目的地，下机时，你会特别庆幸自己免了一死，生命失而复得，多么高兴！他说，每次如此趁机，会增加乐趣，这是「悲观」之益处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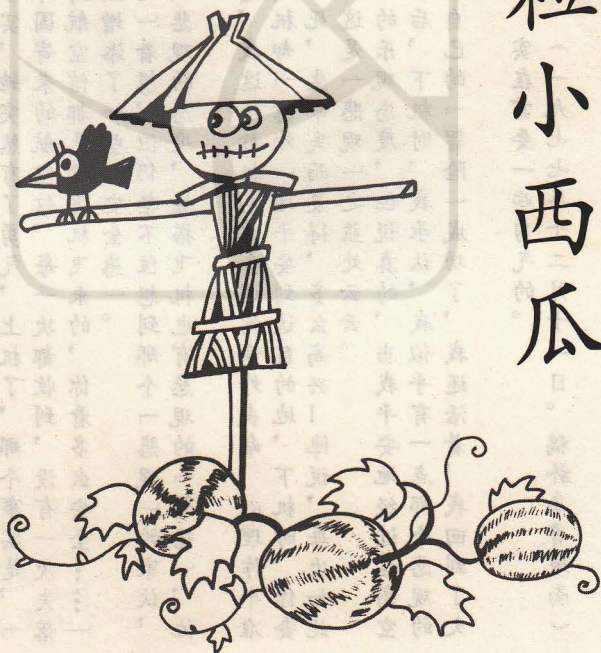
我宁可抱着信心的乐观态度，但说真的，当我平安地经过在高空飞翔的「冒险」历程后，下机时，我承认，我似乎有一点那个悲观的家伙的心情：我庆幸自己的「冒险」成功了，我还活着，我回到了大地。

离地要向高空飞，实在需要一些勇气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稿於烏魯地南）

那几粒小西瓜

今天Y同事送我一把握青菜（也送给别的同事），青菜是他领导学生开垦的菜圃的产品，菜叶绿油油的，十分可爱。



着、忙着，我的心也在「忙」着：想到有一位太太要搭机到某地去，机票买了，但总没有勇气上机，丈夫用许多话安慰鼓励她，她都不接受，最后讲了一个事实，她突然有了勇气，上机了，那个事实是：「你常常接到某人从外国寄来的航空信，每一次都收到，没有一次失落过，你知道，每一封航空信都是趁飞机飞来的，你看多么安全……」想到这里，心里增添了一些「安全感」。

我极力向「好处」着想，但仍禁不住想到那个「悲观」的家伙：他做什么都带着一点悲观的态度，连搭飞机也有悲观的「妙论」，他

说：如果你上机前想，我这次趁机也许会遇到意外丧命，心理作个准备：死就死吧，但飞机却「意外」地平安到达目的地，下机时，你会特别庆幸自己免了一死，生命失而复得，多么高兴！他说，每次如此趁机，会增加乐趣，这是「悲观」之益处云云。

我宁可抱着信心的乐观态度，但说真的，当我平安地经过在高空飞翔的「冒险」历程后，下机时，我承认，我似乎有一点那个悲观的家伙的心情：我庆幸自己的「冒险」成功了，我还活着，我回到了大地。

离地要向高空飞，实在需要一些勇气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稿於乌鲁木齐）

那几粒小西瓜

今天Y同事送我一把青菜（也送给别的同事），青菜是他领导学生开垦的菜圃的产品，菜叶绿油油的，十分可爱。



响应「青皮书」，许多学校的空地都开辟园圃，种花生、甘蔗、蒟蒻、苦瓜、玉蜀黍。豆角……学生也很乐意去流汗开垦耕种，你锄草，我浇水，他下肥，分工合作，好不快乐！这种劳作，是生活的锻炼，又实际，又有趣，书本只是「理论」，学生对「实习」比「理论」更有兴趣。「拿锄头」叫人避免做一棵躲在温室里的植物。学生有了经历——看见自己撒下的种子，发芽，长大，汗流得有价值，有收获，对农作有了兴趣，回到家里，也找一些可以开垦的空地，种些东西。

我家附近，那一块荒芜之地，渐渐变成「良田」。那天傍晚，带亮儿沿着小径散步到小河那边，不知谁种了几株西瓜，几粒拳头大的小西瓜，挂在幼嫩的茎上，真可爱，我想小农夫一定高兴死了，看见自己亲手种的西瓜结出果实来。

过了几天，再去看，西瓜不见了，不知谁偷采去了，我想，一定不是小农人采的，因为西瓜还未成熟。小农人苦心的栽培，怎可容让「小狐狸」破坏！我们要擒拿它！

学生从小就培养起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懂得「种瓜得瓜」，「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的道理，那该多好！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榴 槿 又 飘 香



踏入家门，就闻到一股榴槿香。三粒榴槿搁在走廊边。是五弟买的。榴槿一直放射着它的异香，我在后房午睡，给那股浓郁郁的香气「攻」得无法找到周公。

榴槿又上市。现在的榴槿贵得离谱，不吃也罢。想起二十多年前，母亲在街边卖隔夜榴槿。那些隔夜榴槿是别人

当天卖不完，第二天，虽然有些「开口」了，仍可以卖，但价钱便宜得多，母亲就跟别人「过马」（整批几十粒转手），在巴刹附近的街边摆卖，那时一粒只卖四五角钱（现在大概至少要两三角钱），父亲有时也来帮忙，卖剩的，就自己吃，所以卖榴槤很「过瘾」。很多顾客买了，就蹲在路边吃，他们一面吃，我们一面殷勤替他们开，我们服务周到，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一点不觉得这样蹲在路边大快朵颐是一种「失礼」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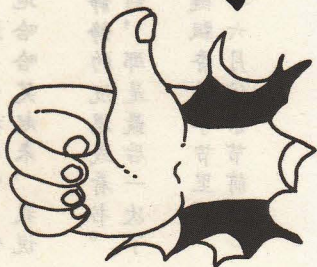
父亲很好吃榴槤。那晚，我从丁加奴回来，与母亲上街，偶尔看见有人卖榴槤，母亲说贵不买，我想起家里的父亲，听说老人吃榴槤有补益，便坚持买几粒回去。我提着榴槤，静静的走到父亲的房门，他背向房门，在桌前灯光下看书。我故意不让他知道有榴槤，好给他一个「惊喜」，但榴槤放射的香味却静静地揭穿了这一个「秘密」，他若有所悟地转过身来，看见我提着榴槤，竟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说：「买给您吃的。」

那段日子，父亲总是忧郁地在房里的灯光下静静的沉思或看书。他很少开朗地笑。真想多买些榴槤给他，但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了。父亲去世快要十一年了。

榴槤季节来了又去。父亲，念您，在六月榴槤飘香的季节里。

（稿於一九七九年六月父亲节前夕）

一双美丽的手



记得那一年，我们搬到那间靠山坡的亚答屋去住，一家八口只租了一间狭窄的小房，那时父亲失业，一家生计岌岌可危；屋前是胶林，有一间胶厂，幸亏母亲毅然去胶厂「申请」割胶，其实那时她从未摸过胶刀，而年已届四十，厂方会批准她的申请，实在是「意外」，就这样，母亲的双手起了茧，领我们家渡过那个「难关」。

起了茧的手，是一双美丽的手。

某年，我在某地念书，寄宿在姨妈的家，姨妈那时也有四十多岁了，晚上我和她一起去上「夜学」读马来文，放学回来，我在楼上看见姨妈总是坐在灯桌前埋首整理她的马来文笔记，或温习刚才学习到的马来文功课。

我看见了一双勤学的手。

那天阅报，知道有位「老学生」，七十二岁。有人说：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最大的野心莫如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因为：「二十岁谈恋爱，三十岁愁房租，五十岁风湿骨痛。」但那位老学生他阁下另有一种「野心」，就是征服「学问」高峰的野心。他说：「对于学习，从来没有老这回事。」他的手终于接过那张文学士文凭。

那是一双不认老的手。

有一位长辈，写得一笔好字，多间商家请他做书记，但他好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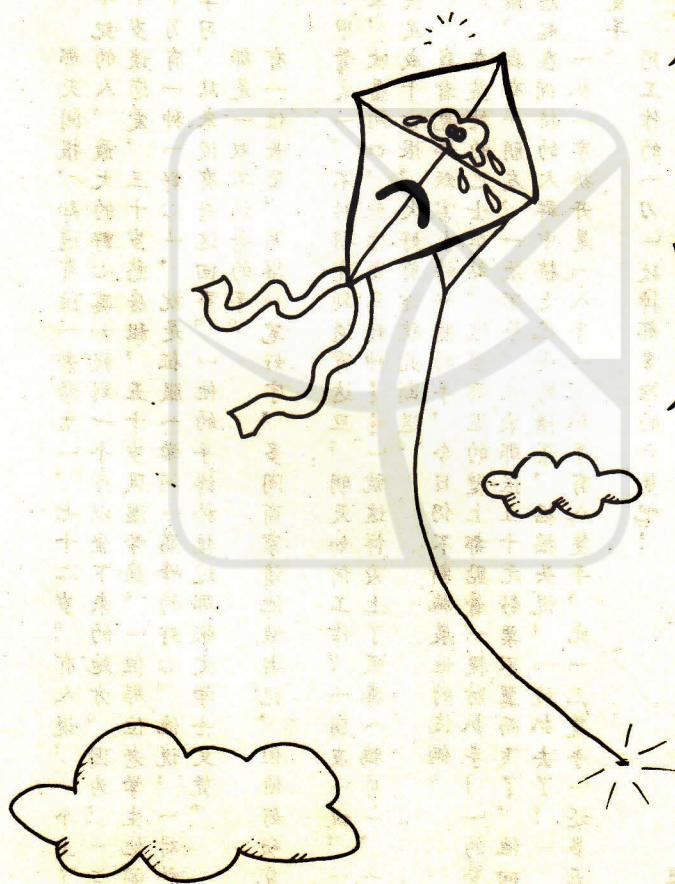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不时研究到通宵达旦；明天如何工作？「朋友」说：「来，吹番两口，包你龙马精神……」就这样染上了吸毒（鸦片），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好前途就此断送。

我看见那双害人的好赌的手，今日仍不断施展他的伎俩。

在某处的巴士车站，那里那里的壁上都贴着「提防扒手！」的警句，我有一朋友，一次不察，衣袋那张五十元钞票不翼而飞了，他回想起在拥挤的人群中挤上巴士的情景，摇摇头说：「被扒去了！」「扒」字拆开是「八手」，扒手有八隻手，比「三隻手」还多五隻手。

用工作的「刀」砍掉那多餘的六隻吧！

风筝的启示



家里的生活时间表，渐渐形同虚设了。老二老三都不大愿意遵守它。时间表是我做的。何时洗澡，何时温习功课，何时自由活动，何时睡觉，何时就寝，都计划得好好。起初他们还能勉强实行，渐渐的，他们挣脱了这个框框。走出了时间表的约束，人自由得多了。人喜欢自由。但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不自由。你自由地去犯罪，触犯了法律，被关在监牢里还自由吗？你自由地去放纵情欲，身体坏了，躺在病床上，一点也不自由。

不自由就是自由。你看，火车要自由前进，必须约束在轨道上。如果火车不受轨道的约束，离开轨道，（脱轨）就瘫痪了。不错，轨道给火车某种程度上的不自由，但这「不自由」却使它能自由前进。我们再看风筝，风筝能高飞，是因有一条线牵引着它。是那条约束着它的线使它上升。风筝断了线，自由是自由了，但却是一种向下坠落的自由。风筝的上升不能离开那条线的约束。

而我家的老二老三还不明白轨道之於火车，线索之於风筝，时间表（纪律）之於生活的道理。

淡淡的哀愁

妻早上买了四脚蛇肉，忘了买药材，下午要我载她去买。我把车泊在药材店的对面，她去买药材，我坐在车里等。

在车前，我透过挡风镜，看见一个老妇，衣服褴褛，戴着老花眼镜，右腋夹着一把已散开的黑伞，她口中喃喃自语，不知讲些什么，我只隐约听到一些声音，她好似很久没有找到可以讲话的对象，所以习惯了自言自语——没有别人肯听，只好让自己成为「听众」。

我静静地看着她，她没有留意到，会有人把视线牢牢地落在她身上。我忽然起了一种悲悯的感动。她有点像我的母亲——她走路的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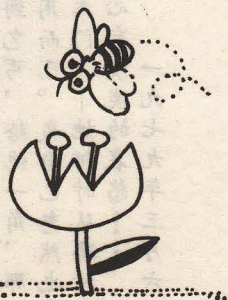
态，只是母亲没有她那么瘦弱。母亲现在安乐了。她辛苦忍受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我们长大了，她歇了那路边的小生意——水果摊！现在安逸在家，最近到柔佛七弟那儿，有时也到六弟家住住，在沙巴的妹妹多次来信要她去玩。她捱，捱得有价值，儿女都孝敬她。

但我眼前这位老妇，她有儿女吗？现在谁养她？她走过路对面的店铺，我以为她要买什么，但她走过几间店，迟疑了一阵，又走过路这边来，走向巴刹那儿去了。大概她想买些什么，但又似乎忽然想起袋里没有钱，或剩下一点的钱，买不起什么东西，现在什么东西都贵得要命。我看她的脚步徬徨不定，使人觉得她有不知何去何从之感。

她手上拿着一小包东西，连她腋下夹着的黑伞，大概就是她所能拥有的了，整个街坊，整个巴刹，有什么可以让她伸手拿的？她已没有什么权利拿了——因为她的袋里没有人所「重视」的钞票！她孤单、无助地走着，她走向何方？我有欲哭的冲动。我要怎样帮助她？给她两角钱吗？这不能解决她根本的问题。遇到乞丐，给他一角，那一角似乎可以起一点贿赂自己不安的良心的作用而已。我自己忽然也陷入一种「无助」的状态中……。妻忽然在开车门——她何时从路对面的药材店走过来，我一点也没觉察到，我的心有淡淡的忧愁……。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

额外的愉快



新年元旦早上，我徒步到街上报摊买了六分报纸，装在塑胶袋里，一大袋，手提着走，沉甸甸的。我满怀高兴，只花块多钱就可享受到各家报章精采的新年特刊。不要说逐篇去读，只要翻翻，看看设计、标题，也要花整个钟头，乐在其中，很过瘾。

后来详细计算六份报纸的价钱，是块八钱，不是块半，报摊算错了，收少了三角钱。我特地跑去把少付的三角补还给报摊。她很惊奇的说：「是吗？」（她带着一种罕见的笑容说的）。

记得年幼时！买东西，总希望店主不小心找多几角钱就好了，而现在觉得能「有机会」补还少付的钱，不只是义务，而且是一种权利——可以额外地享受到一种被人信任的愉快。

（8·1·80稿）

真没想到



早上，学校门前的公路上，常常有一个马来同胞推着一辆轮椅经过，坐在轮椅上的是一个年纪老迈的马来妇女。那马来同胞很有耐心的推着轮椅。那老妇人静静地坐着，像一个接受了糖果的小孩，有一份宁静的满足感。

轮椅走向火车站那一方，一段相当的路程后，又推回来，向着平民屋走去。清晨的空气新鲜，路的两旁尽是沾了露水的草木，欢悦的鸟声从林间传过来，这情景使人心旷神怡。

我每次看见他们，会这样想：「马来同胞多会孝亲敬老！华人似乎望尘莫及……」我联想到老人院里住着的，为什么大部份偏是华裔的老人……？

有一天，我瞥见那轮椅推过校门，便走前去与他们寒暄一下。

「她是你母亲吗？」我问那推轮椅的。（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但没有出声。）

「不，她是我妻子！」他随和地说，并不介意我刚才的冒昧。

「对不起！」我马上道歉。

原来他们是一对夫妇，真没想到，因做丈夫的显得颇年轻。他们夫妇平日相处的感情如何，我不晓得，可是丈夫每天爱心地照顾因一次车祸失去一条腿的老伴，就从这一点看，已令人觉得他们是恩爱夫妻。

师生之间

年已过了，拆下来的贺年片搁在书桌上。那一叠贺年片，过年期间，一张一张地用线挂在客厅，好像很自豪地向人显示我的朋友多么众多——其实其中不少是学生寄来的。在教育界服务了二十多年，总有些学生还记得我，每年总不忘寄一张来。

现在的贺年片花样很多，有特别专门为学生设计的，一个住在安顺的学生寄来一张说：「你是黑夜里的明灯，引导我们走向正途。」



另一张说：「感谢您给我智慧与快乐，欣逢佳节祝你幸福。」一位去年毕业于学生的贺词：

敬爱的老师

我们是你播下的种子

我们的成长和成功

是你无限栽培和指导的结果

我们永远感激你怀念你

祝新年快乐

身为老师的我，看了心中甜甜的。怎么不呢？我想，每一位老师都看重师生之间的感情。很可惜，有许多学生一毕业，离开母校，升到中学去，就忘了小学的教师；有时见面，也不打个招呼，甚至忘恩负义，使人痛心。

今年最值得高兴和安慰的是，有一位阔别了八年的学生，来我家拜年，并写了一封信给我：「今晨，久别重逢，心中喜悦万分，好不高兴！我想老师也是一样的——您的眼神告诉了我，对吗？本来，我准备了满腹话，要与您畅谈一番的，但见了面后又欲语不能，也许我太兴奋了吧！」

路边的「奇景」



下午，放学，我驾车回家，驶到半路的郊外，看见路旁有一辆车停着，有两个男人站在车边，面向草丛，「大大方方」的就在那儿小便。我在车里看见这「奇景」，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车厢里有三位女同事，她们看见有什么感受？

看见路边这种「奇景」，已经不只一次。过去有人半途要解急，多数比较「含蓄」，找个灌木丛躲起来解决。而现在，有些人似乎认为在路边公然小便，已不能算是一件羞耻的事。

有时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放学走到半路，揭开短裤，就站在路旁小便，我看见了就抓住他们问：「你们是人或是小狗？只有小狗才随地小便的。」

没想到，随地小便的已不只是小狗。路边此「景」不可长呢！

我的笔名

我写作，断断续续也有二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所用的笔名，主要的有三个，这些笔名都有其用意的。

最先用杨子如，子是父亲的名字，如是母亲的名字，把父母的名字放在一起，一方面对父母表示敬意，一方面在写作上希望有好的表现使父母感到光荣。后来觉得在借用父母的母字，似乎有点不妥，便以与「子如」谐音的「旨鲁」代替了。「旨鲁」，不但仍保留一些「子如」的原意，同时也有羡慕鲁迅，向鲁迅学习之意。以上这两个笔名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现在常用的是杨百合。我取这个笔名的原因有二：一、我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觉得应有一个新名，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若有人在



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二、我不喜欢彼得、约翰、提摩太……这类基督教的名字，因为它们有给人一种洋化的感觉。我於是想：能否在圣经中找到一个适合的名字？我终於在旧约雅歌找到了：「……像百合在荆棘中。」我很喜欢这一句，百合在有刺的荆棘中（恶劣的环境）仍能生存，仍能保持它的洁白、发出它的芬芳。我取此笔名，希望能以自勉。

初用百合花，发表过一篇文章，觉得太女性化，於是把花删去，前面加上自己的姓。几年前，基督徒写作团契举办第六届写作营，邀

请台湾周联华博士主讲，他口才好，又机警。在一次餐桌上，对我说：「你是洋（杨）百合，不是土百合啊，哈哈！」给他这么一说，不想洋化的名字似乎洋化起来啦！

外地没见过面的文友，有时写信来会把我当作是「小姐」或「姐妹」称呼，使我啼笑皆非。多年前，台湾道声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合文库」，有些人竟以为是我出的书。百合文库的每一本书，都附有一篇出版该文库的序言，其中有一句说：「百合像一个喇叭，张着嘴，好像要向这个世界说些什么。」哦，百合有这一点特性，倒是我当时没有想要的。

像时间一样勇敢



有一首歌，歌名「求你动手要晚一点」。如果你要求时间「晚一点」把我们带入九十年代，她会答应吗？

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最勇敢的」，就是写时间的：

「最勇敢的／是时间／它是敢死队／从正月那一方／节节推进／攻进许多人都不敢去的／八月、九月、十月的前线／现在占据了最险要的十一月的阵地／它不管前面的炮弹如雨／它只抱着勇往直前的志向／像一只船／向着茫茫的宇宙乘风破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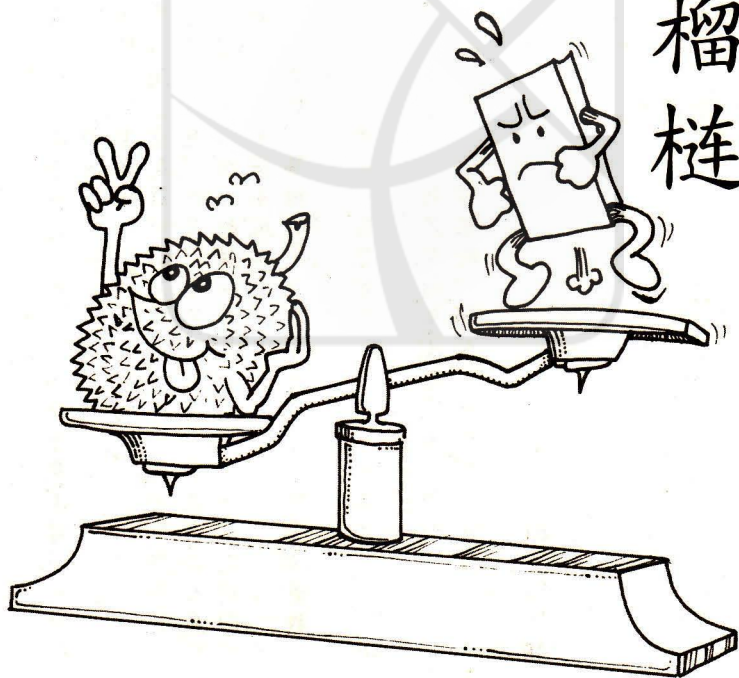
现在，我认为最险要的「阵地」是九十年代，时间的手拖着，拖着大家走入这个「阵地」。

九十年代进不得也：一进入，我开始了「五张」（五十岁），开始步入「老人」的阶段。

九十年代进不得也：香港人到了九七年还有民主自由吗？

……时间是不会答应我们的请求的，那么，就让我们像她一样——勇敢地前进吧！

书与榴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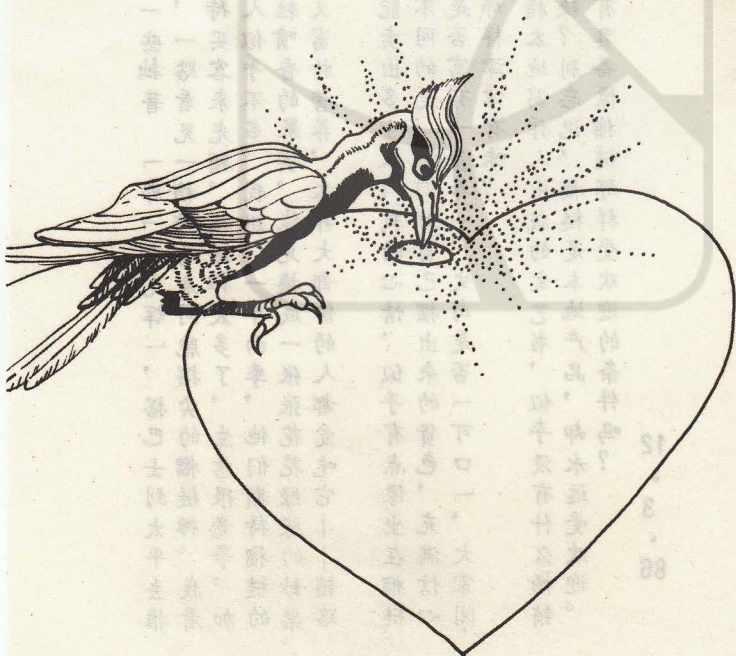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带着一些拙著「那一点光辉」，搭巴士到太平去推介。那时是榴槤季节，一路看见一档档马来同胞摆卖的榴槤摊。我看他们坐在榴槤摊，等待买客来光顾，榴槤摊太多了，生意很竞争，加上经济萧条，问津的人似乎不多。我想，一年两季，他们期待榴槤的盛产，然后盼望一粒粒喷香的果实，能兑换成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榴槤芳香可口，又富於营养，本邦大部份的人都爱吃它——销路应不成问题。

而我的书呢！我能卖出多少本？我的心情，似乎有点像坐在榴槤摊卖榴槤的人那样；不同的是：他们对自己摆出来的货色，充满信心。而自己的书，内容是否富有「营养」，文句是否「可口」，大家阅读时，是否像吃榴槤那样津津有味？

我们的书，我是指本地写人出版的文艺书，似乎没有什么畅销，是否因为本地无辣？别忘记，榴槤是本地产品，却永远受欢迎。问题是：我们的作品有具备像榴槤那样受欢迎的条件吗？

心里的肮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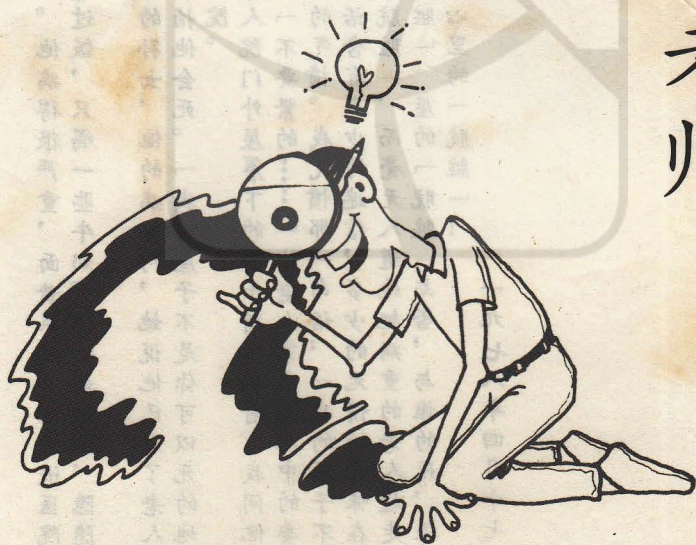
拜六，去访一位老伯。他病得很严重，面黄肌瘦。他曾进医院留医两个星期。两周来没吃过饭，只喝一些牛奶。他腹部鼓胀，隐隐作痛，夜不能眠。

今天，星期一，问他的孙女，他的病如何，她说他已进了老人院！我觉得奇怪。原来屋主怕他会死。「我的屋子不是你可以死的地方」那老伯被逼搬进老人院。

放学去看他。他在老人院门外屋檐下的安乐椅上躺着。我问他：「在这里惯吗？」他说：「不要紧的……」他老人家忍着心中的委屈。我真忍不住心中一股的气愤。我气愤那一句话：「我的屋子不是你可以死的地方！」这句话含有多少的迷信，多少的无情的意味在里面！你只顾到屋子不致「肮脏」，而毫无人道地把病重的老人赶走，你这种举动，实在够「肮脏」。屋的「肮脏」与否，与谁的死，根本没有关系，怕的，倒是人心里的「肮脏」！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七日

老师找老师



在这一日的研讨会中，有专题演讲：「为什么要写作？」，「小品文的写作技巧」，还有现场创作。来参加的人，不单是「听」，也动笔「写」，这应该称为「讲习班」，又「讲」（听）又「习」嘛！现场创作，写三百至四百字，时间是一个钟头。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平时少阅读，内容贫乏；也因平时少执笔的缘故，常写错字。当然有些写得蛮好的。（有些人不习惯於现场创作，创作力受到限制，写不出好文章来。）

有十二人表示决心要走上写作的道路，操练自己的笔，成为「笔兵」，那是可喜的事。不过，我又为他们「担心」：他们能坚持多久呢？

我真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一个人一爱上写作，他自然就会充实自己。写作能打开阅读的胃口。因为一个人一写作，就发现自己的贫乏，非多阅读充实自己不可。这样，一面写一面阅读，他会变得更长进，更成熟。

我鼓励他们先写给自己看——写日记，然后写给朋友看——写信，最后写给众人看——投稿。当然，这三样事情可以同时一起「操练」。我们必须花点时间，花点精神去操练自己的笔，这样有一天，拿起笔来，得心应手，就不会感到笔不听话，力不从心了。

所谓「享乐人生」



有位朋友，戒了香烟，人胖了，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可惜的是，最近燃烧着的香烟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咀上，他说：「抽不抽烟，人反正都要一死。」他的意思是：不抽烟又怎样？不如快快乐地享受一番，这样死比较值得。

他的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

不错，『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但难道人就可以因此消极地面对人生吗？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如果把这句话调换一下来说：「不知死，焉知生？」何尝不是很有意思：一个人懂得什么是死（或怎样死），必定会活得更清醒些！人知道自己一生是那么短暂、有限，应该会更珍惜、宝贵他的生命。

有些人一味讲求「享乐」，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享乐」，也不问一问他享的「乐」是不是「罪中之乐」，他的享受是不是「危险的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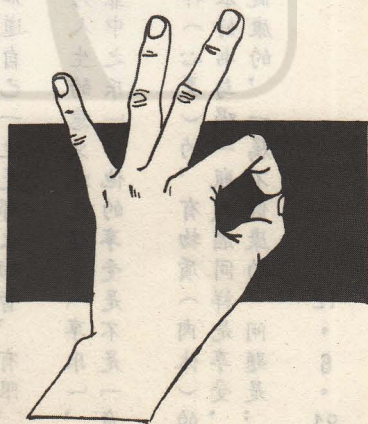
享乐并不是坏事，但享乐有精神（心灵）的，有物质（肉体）的，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看一本好书与喝一瓶烈酒同样是享受，但一属心灵的，一属肉体的，一属健康的，一属不健康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选择！

我是第三

最近，诺贝尔物理奖得奖人杨振宁教授来新加坡，说：「美国现在危机四伏，有很多地方不值得新加坡效仿。最根本的一点是：个人至上主义在美国发展到了极端，产生了种种畸形现象，新加坡应引以为戒。」

「个人至上主义」，强调个人，以自我为中心。

「自爱」是好的。有一次，去檳城参加一个青年退修会，「晨更」聚会时，有位青年弟兄分享「自爱」，认为自爱的人才能爱人，自



爱是基础。怎样自爱呢？要有追求，充实自己，使自己不断有长进。他讲得不错。散会后，我有一句话与他分享，我说：「自爱很好，自爱不是最高境界，自爱是晓得爱自己，有了爱己的基础后，还要『舍己』。」

过於爱己，就会渐渐发展成为「个人至上主义」。

我们常听人说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想，为什么有这句话的产生呢？也许这句话是句「反语」——具有反面讽刺性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人都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是人都喜欢「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於是乎有人感叹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真是无可救药！」

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大学生在他的书桌上放着这么一个座右铭

：「我是第三」。那是给装在一个很精美的镜架里的。一天一位朋友来看他，看见了那座右铭，就问他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当我离家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这个小镜架，并且对我说：『儿子啊，你要时常记住：上帝第一，别人第二，你是第三。』我一直都遵从母亲的吩咐。」

山上与山下

假期有机会到吉打走一趟。朋友带我上日来峰 (Gunung Jerai)。日来峰在峨峇镇 (Gunung) 市郊，是当地名胜之一。

朋友上山前，选用了一辆比较好的汽车，山路斜度很高，「老爷车」恐怕「爬」不上去。

笔者到过本邦几个避暑胜地：金马崙、云顶、升旗山、福隆港、太平山，而规模最小的恐怕是日来峰。汽车跑约二十分钟，便到达山顶，有供旅客住宿的旅店，据说一间独立式的小楼，可住八人，一晚租费一百元，约有七八间，还有排屋式的，我看见有好几间已有人居住。这天，云雾多，看不见山下的稻田，据说天晴，可远眺山下一片青绿的水稻，很美观。

在山上只逗留十多二十分钟，拍了几张照片，便下山。下山时，一路与驾车的朋友聊天；有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为什



么这样说呢？

其实，下山难，上山也不容易。

上山要有好的「引擎」，向上爬时才够「气力」；下山时要有好的「煞车」，才能控制整车，徐徐而下。

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人要往上一爬，必须要加强自己「引擎」向上的能力，比方学力，精力，体力……。笔者有位朋友，是一位

牧师，在亚罗士打某教会工作，会务已很繁忙，可是他还能抽时间到檳城浸信会神学院进修硕士课程。这就是加强自己学力的一种努力。

一辆车的「煞车」很重要，它是控制一辆车的机关，没有一个人敢驾一辆没有「煞车」的汽车。

人的「煞车」是他道德的修养。我写过一首小诗表达一个人的「煞车」心理：

「什么时候／我的心街／设立了红绿交通灯／红灯亮了／一闪一闪的亮着／那「意念」要赶快煞车／多少次没有煞车／多少次发生车祸／多少次受了重伤……」

一个人要成功，犹如登山，要有「向上」的能力；同时，要有下山的「控制」力，在道德生活下，不撞「红灯」。

最好的灵感

有一位朋友，被蜜蜂叮到——他是坐下椅子时，没想到椅子有一隻蜜蜂，一坐下就被螫到，「唉哟」一声跳起来。

当他跳起来，去敷药时，灵感就来了：也许这是财运到了。他马上拿出六块钱来买千字：蜜蜂。

过了几天，听他唉声叹气道：「那只蜜蜂使我又白白花了六块钱，真倒霉！」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像这类得「灵感」买千字的事太普遍了。最近，有一位魔术师来我们学校表演，其中一项节目是：白纸变钞票。他用一个券筒，搅呀搅，果然搅出一张十元钞票来。他当众把钞票的末后四个号码念出来，说：「你们回去叫家长买吧！」没想到他竟在学校鼓励学生赌博。可能很多学生就把那四个号码记下，拿回家去叫家长下注。也许有人会这样想：这是魔术「变」出来的钞票，其四个字，很难得，值得一博。这事过后，学校里静静的，没有人再提起过，我想：不知多少人，又输了多少钱！

现代人对数目字的「敏感」是惊人的。日常生活中，碰到什么意

外的事物，都会联想到千字。比方某某人弄璋，看见报生纸上的数目字，灵感来了，就把它当作千字买一番。一期不中，再买，一直「孵」下去，期待有中奖的一天。也许有人「孵」了三五年，不知输了多少钱，仍未中过。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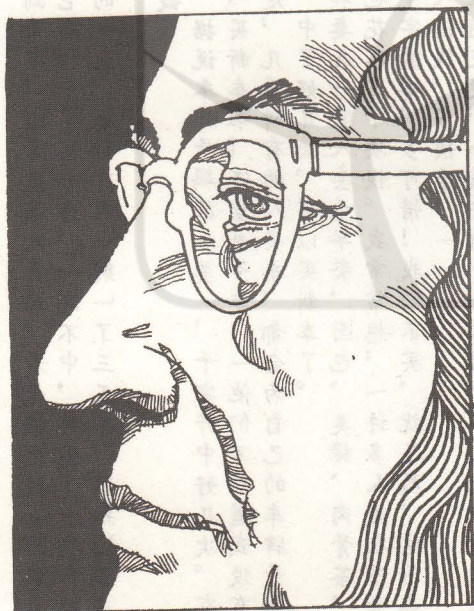
我有一辆老爷车，据说车牌号码很「美」，千字开中好几次。有时朋友见面，就说：「买新车啦！还坐老爷车！」他们不知道我没有买千字。他们的意思是：几乎所有的人买车，都会为自己的车牌号码下注的，你也不例外，中了好几次，可以买新车了。

有时星期天，我和妻儿一家人去吃早餐，面包、美禄、肉骨茶，一家人吃得很开心，也花不了十块钱。我常常想：「许多人减衣节食，省下的钱，拿去买千字输掉，多可惜！我们不买，就是赢，吃用都很充足，不必伸手向人借钱，多快乐！」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说：「我要钉一个木箱。」我问他钉木箱来干什么？他说：把平日买千字的钱都放进木箱里，年底时就有一笔钱，那时开木箱，就算中彩了！

他输到怕，决心戒赌，得到这钉木箱的「灵感」——这是他过去所有灵感中最好的一个。

老的心境



遇到一个朋友，见到他就想起二三十年前曾与他在一个健身学院
举重，锻炼身体。

问他：「还有举重吗？」

「还有。」

「难怪你的体魄还很健壮！」

「不过，老了，四十多岁了。」

他走了，我回味他的话，四十多岁算老吗？为什么他要说自己老
呢？

大概他不甘於老，希望我赞他一句：「你还未老，你还很年轻。」
可是我没有说，没有让他「以退为进」的手法成功——他的期待
，我后悔没有给他回应。一句话若能令人感到快乐，为什么吝嗇不说
呢？

做个快乐的富翁



前些日子有机会到关丹走一趟。那天，从家乡搭长途巴士，雨就不停的下着，一直到关丹，一路是雨，到文德甲、淡马鲁一带，低洼之处积满了水，这里是水，那里是水，你有一种感觉：「水太多了！」每年年底，东海岸地方都有水患。水灾的发生，因水多，而没有河流疏通之故。

广府人把钱喻为「水」：「过水」意即「拿钱来」。今天许多人整天想办法赚钱，似乎钱赚得越多越好，会不会像水太多一样，会造成某种灾祸？

我曾在一篇短文「庆幸不是有钱人」中，提到不做富翁的好处：一、不怕遭人绑架。匪徒会跑进茅屋里打劫、绑票，真是个「新

闻」。

二、不必吃安眠药。安眠药喜欢跟有钱人交朋友。它看不起穷人。所罗门王在几千年前就发现这样的怪事：「劳碌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传道书五：12）

三、穷人比较自由。富翁在路上怕人打劫，怕人绑票，出门战战兢兢。

四、富人挂虑多。富人这里树胶园，那里锡矿场，忧人欺诈，忧金钱不够周转，躺在床上，「人闲心不闲」。

不愿做富翁，似乎很「阿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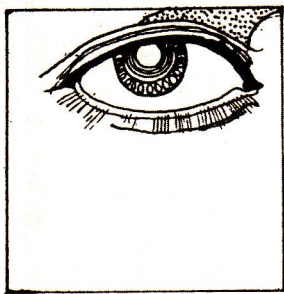
事实上，也有不少富翁是快乐的——尤其是那些肯施舍，肯疏通，肯办慈善事业的富翁。这些人，他们「水」多，不但不会造成灾祸，而且会起灌溉、滋润的作用——因「水」疏通了。

有一次，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卫斯里约翰演讲时，对会众说：「你们可以尽量的赚钱！」大家很高兴。

「不过，你们要尽量的节省。」大家也乐意接受。

「最重要的，是要尽量的奉献。」这一招大家似乎觉得「痛苦」，可是，却是足以拯救「水」太多而不至造成灾祸的「疏通法」。

对钱的看法



最近有机会到新加坡，乘火车去，到了新加坡的火车站，人有一「三急」——我急著要找洗手间。洗手间门口，有一老人守着，他坐在一桌子旁边，等著收钱——谁要进洗手间，要付一角钱新币。我刚到「贵地」，没有新币，从荷包里拿出一个一角的马币，放在桌子上。那老人眼花，起初没发现是马币，后来拿起来，看清楚是马币时，急忙说：「不可以，不可以……要两角……」我心中不是味道，但无谓跟他争执，「乖乖」再拿出一角来。

进一次洗手间，要两角钱，这是我第一次经验。多付一角钱，是小事；心中的感触是：自己的钱到了邻国，好像不「值钱」，给人家看低，似乎隐隐约约有些「自卑感」。别人的钱「值钱」，自己的钱不「值钱」，你会何种感受？（目前马币一百元只能换到新币八十元左右。）

国与国之间元币的兑换值，有升有降，是很普通的现象。马币虽比新币低，但仍比许多国家高，比方比港币、台币、泰币……等都高。虽然新币比马币高，但在新加坡，生活水准很高，普通一个小家庭，如果没有千多块的月入，生活就会发生困难。而在本邦，居住在乡镇的人，月入七八百块的也能过活。

因此，我想到，钱不必跟别人比，也不必感到自卑。钱是身外物

，虽然有它的重要性，但它不是「万能」的。据说，许多越南的难民，过去都很有钱，谁想到「天有不测的风云」，时势一变，就变得两手空空的。难怪有宗教信仰的保罗会对提摩太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提摩太前书六章17节）

我常这样想：钱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买到你心目中喜欢的东西；可是不一定买到快乐和满足。你可以用钱买到山珍海味，可是你一定有胃口吃；你可以用钱买到很舒适的床，但你却不能买到甜蜜的睡眠。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对钱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却决定你对钱看法的取向。

（八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於士年纳）

你一年看多少本书

我仍然写着日记。年底，结一结「帐」，看看自己在一年里文章写了多少篇，发表了多少篇，书看了多少本。书看了二十本。二十本少了一点，我的理想是四十本。不过，二十本已经是美国公立图书馆读者平均每年所读之书的四倍。

我有个朋友，他说，前不久参加一个训练班，讲师发了一个问题予与会者道：「在过去的三百六十五天里，你读完了多少本书？」在将近四十位出席者当中，多数人只念完了三、四本书，没有超过十本的；可悲的，有人连一本都没有读。与会者有四、五位博士，半数以上硕士，而其余者至少大学程度。这是个可悲的情况，不是吗？（见第八期「文桥」）

现代人都不太喜欢看书了。大家的视线被彩色电视抢去了。不过，我还是喜欢书。眼睛在一行一行的文字中作「灵魂的壮游」，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文字，优美的文字最能触及我心灵深处那根弦，而响

起共鸣之音。

我的书橱很大。在客厅站着，拥有显著地位的大书橱，越来越小了：因为书和杂志日益增加，而书橱却不会日益增大。最近买书更谨慎了，除非是很合心意的书，否则都不轻易买，因为书橱已到了一「客店没有地方」的地步。

其实，书是很容易感动我打开荷包的。站在书摊前，一本一本封面美丽的书，展示在自己贪婪的眼前，是最令我「迷惑」的时刻。那一本一本，谈论生活艺术的，研讨信仰的，文学的，神学的，哲学的……我在彷徨，我在犹豫，像走入花丛中，不知道那一朵花才是最值得采的。

想起了三年前，来自台湾的林治平教授。他在写作讲习会中说：「我写那本『基督教与中国』，在图书馆赞了几年，花了许多心血才写成，现在你们只花两三块钱便可以买到，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头脑便宜出卖……」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别人多年研究的心得，实在花得来。那天书摊的生意特别好。

读多一点好书，是我今年的一点心愿；当然，遇到好书，还是非买不可的，虽然客厅那个大书橱越来越小了。

口服与心服



农历新年之前接到不少贺年卡。贺年卡中有各种各样的贺词：吉利的、友谊的、勉励的……应有尽有。有位朋友，给我的一张，里面亲笔写上：「口服没作用，心服才有意思。」我一直在思想他为什么这样写。他是某个机构的主席。他用来勉励自己，还是提醒我呢？

我身为教师，教导学生，学生不听活，常会管教他们，教师俨如一家之长，在教室里可以作威作福，也可以爱心对待学生。学生见到老师，总是怕三分，可是他们的「怕」是尊敬你呢，还是因为你够「凶」？他们是「心服」还是「口服」？也许这是我要检讨的。

做教师真不容易，太慈祥，学生会「欺负」你，若太严厉，学生又惧怕你，不敢接近你。我学到以「公义」（硬）和「慈爱」（软）

双管齐下的办法。太硬，学生怕你，只是「口服」，必须以爱心去调和，让他们体会到你的严厉是出於爱心的。

於是，我在回给那位朋友的贺年片上写着：「您说得对。我加上一点：暴力叫人口服，爱叫人心服。」我这样写，是在勉励自己。

最近看杂志，知道台湾有位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劳资关系很好，主要原因是这位董事长有爱心对待劳方。他说：「圣经上曾说，信、望、爱，最大的就是爱。一个人若努力追求爱人的心，就会爱得更自然，更顺畅。俗语说：物以稀为贵，现代社会，真正的爱是越来越

少了，但越少就越有价值，而爱是永恒的，可以存到永远，也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应该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潜能，并且要尽量把握环境去发挥！」

他是公司董事长，不以高高在上的权势去压制人，而以爱心对待属下，使人心服，不只是「口服」而已。

孟子说：「仁者无敌」意思是：以仁爱行事的人获得最后胜利。

拿破仑说：「只有当我与我的将士同在的时候，他们才肯效忠疆场；但是历史中有千千万万的人，甘愿无条件的为基督牺牲生命。」

拿破仑以武（暴）力征服人，而基督以爱。

适可而止的道理

有一天上课我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懂得凡事适可而止，你们就有福了。」

我举例说明适可而止的道理：

所谓毒品，其实大麻、海洛因等药品，用在医药上，可以救人。有人精神衰弱、失眠，医生给他镇静剂或安眠药，让他可以入眠。可是大麻海洛因等这类东西被滥用时，就成为害人的毒品，可见同样的东西，可成为「药品」，也可成为「毒品」，看你怎样用它；适可而止地用它，就有益，滥用它，就有害。

食物，如鱼、肉、饭、菜……都是「好」的，可是暴食暴饮，不能做到「适可而止」，吃得太多，违反养生之道，反而对身体有「害」。比如说榴连，大家都喜欢吃，可是如果你不节制一点，拼命吃，就可能太燥热而患病，这种「病从口入」的成因，是因为没有「适可而止」之故。

华社，玩麻将消遣是很普通的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玩呢？据说麻将是一种很有趣味、很巧妙、变化无穷的「游戏」。因为它的「好」，许多人日夜玩，甚至通宵达旦，影响了学业、事业、家庭、健康，这样一来，麻将本来的「好」反而变成「坏」了。好便变成坏的原因是不得「适可而止」。

为什么有一个时期「桌球」热时，政府禁止学生玩呢？因为据说桌球会使人玩上「瘾」，一上瘾，日夜玩，就会荒废学业。

麻将也好，桌球也好，都是很好的「游戏」；也许它们太好了！我们反而要「提防」，以免不懂得如何去「适可而止」而沉迷其中。这世界上，「好」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我们不会「适可而止」，怎么办？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圣经这句话暗示不懂「适可而止」的害处。

钱，是「好」还是「坏」？中学时，曾听过「金钱的功过」的辩论题目。其实金钱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看你怎样对待它。

如果你爱钱爱到不会「适可而止」，拼命地赚，把老命都拼了，它的好也因此变坏了。

教育界的神聖

没有耶稣的圣诞

说：

最近认识一位从香港来的朋友，在一次早餐闲谈中，他很认真的
「我平生最恨三件事：第一是辣椒不辣，第二是盐失了味，第三



是虚假的教徒。」

他是湖南人，很喜欢吃辣椒，但不吃不辣的辣椒，辣椒不辣就不是辣椒，他说。

盐失了味，是根据圣经说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原来，在巴勒斯坦，普通人家的火炉是建在房子外面，用石块砌成，底下铺砖。这种火炉为要保持热度，就在炉底石砖上面，放一层厚厚的盐，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盐全部被烧坏了，就拿起砖来，把盐拿开，丢弃在炉外。盐既失了热砖的能力，就把它丢弃了。

虚假的教徒，恰如不辣的辣椒，失了味的盐。

我有时觉得，在热闹的、商业性的装潢的圣诞节里没有耶稣。耶稣不在圣诞舞会中，耶稣不在辉煌的超级市场中，一如屈原不在端午节热腾腾的粽子中——吃粽子的人，只是为了吃粽子。

商业性娱乐性物质性的圣诞节里面，没有耶稣的精神：背十字架，舍己，爱人；没有耶稣的信息：和平，人与上帝的和好，人与人的和好；没有耶稣的亮光：叫人走出黑暗，从罪恶悔改为善良。

没有耶稣的圣诞，一如不辣的辣椒，失了味的盐，令人难过。

人的价值

美国以一百二十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换回人质（五十二人）的自由。

一百二十亿美元有多少钱？

价值约九亿美元的一百六十万金衡制盎司黄金，重达五十吨，要动用五十辆卡车和整十六架飞机去运载。

一百二十亿美元换回五十二人质，一人「值」二亿多美元。这样看来，人是很「值钱」的了。

人是什么？

从生理学来看，人是：头颅、躯干、四肢、血肉、内脏组成的。从化学来看，人是：十余种化学原素造成的，例如：炭、氢、氧、氮、硫、磷、钠等。

从经济学看：猪死了，还可以值许多钱，人死了，谁都不要。



人的「价值」在於人的「生命」。

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

马来谚语有句话：Pokok Peang Tak Akan Berbuah Dua Kali。意思是说：香蕉树不会结两次果子。人生在世只活一次。你和我只来世界走一趟。

今日阅报，标题为：「私酿酒杀人命案，死亡者增至廿七人」，小标题：若干中毒过深者正死亡边缘挣扎。

廿七人超过五十二人的半数。

他们死得太「容易」，或者说死得太「随便」。他们为了饮「山芭酒」而身亡。

他们不知道他们每人各值二亿多美元。

不是美国人的生命才「值钱」，每个人的生命都一样宝贵。

写「生之歌」，写「欢乐年年」的刘侠小姐，虽然她患上一种很严重的病痛——关节炎，但她不厌弃生命，仍肯定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科学家发明许多东西，但未能创造一只小蚂蚁，一朵小花；生命，各种生命，包括你我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是宝贵的，我们要好好爱惜。

人生的方向

本邦陆路建设已比过去改善不少，符合标准的路面全长有四万公里，七〇年时才有那么一万五千里。

路多了，比没有路好，可是路多，站在十字路口，要走哪一条路？有了路，还得要有方向。

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

我教书二十多年，常听一些同事埋怨「入错行」。他们说，教书虽然有个「铁饭碗」，可是不会发达，你看，一个街边卖熟食的小饭的收入也比我们好……。

我却持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教书不错，工作半天，课餘的时间可利用来阅读、写作，假期比别的行业多，可利用来做营会工作等。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不是执教鞭，我写作、做营会工作的志趣一定受到限制。

人生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生存」，第二层是「生活」，第三层是「生命」。

生存，一日三餐，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贫穷的人，常在这个「生存」的层面上挣扎。可是当一个人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自然讲究

如何去「生活」。过去只求温饱，现在要讲究怎样穿，穿什么，怎样吃，吃什么。

许多人追求的人生层面是「生活」，所以讲究怎样赚更多钱，提高物质生活水准。做教师，入息不甚丰厚，就不能满足他们这个人生层面的要求。

可是为什么我自己却感到比较满足呢？因为我想我追求的层面倾向於「生命」。

「生命」的层面比较着重於追求人生的意义。我们会问：人从哪里来？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离世又去哪里？

宗教信仰往往比较着重探讨这些问题。

有一次，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要祂帮忙一件事：分家产。分家产是一件极麻烦的事，於是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耶稣是站在「生命」的层面说话的。

今天，许多人的生方向，走向物质的「生活」层面，耶稣的话就像暮鼓晨钟，更值得我们反省了。

后記

您翻到「后记」这一页，也许您已看完这本书的六十篇文章，果真如此，我要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有那一份兴趣探索我内心的世界。看完这本书，不知您有何感想？是否可以写些来分享？（赐教处列於后）

当我自己校对本书每一篇作品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成了这些作品的读者——有很多作品内的感情，早已随着时光消失了，如今重读，重获那一份感受，甚至被它感动。老实说，敝帚自珍，我还是很喜欢那些文字。幸亏那些文字把那一份一份十多年来的生活感情保留下来，让别人可以分享，让自己可以回味。

沒有黃昏的現代

作者／楊百合

督印／戴志强

美術設計／黃金花

出版兼發行／好書出版社

GOOD BOOKS PUBLISHING ENTERPRISE

551B, (2nd. Floor), Jalan Pasir Putih, 31650 Ipoh, Perak.

主曆一九九一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準翻印

作者賜教處：

MR. H. Y. YEOH

43A, Golden Dragon Garden,

31900 Kampar, Perak.

Tel: 05 - 464763

